



松湖集

詩疏啓辭

箋文

地

^ 16
2370
2



和
2370
卷3-2



松湖集卷之三



詩

丙戌立春

七十殘年已可知如何又作祝春詩
羹藜飯麥三時足問柳尋花萬事宜
兀兀與居閑老子琅琅讀誦好
孫兒門前珂馬堂堂去正是先生睡穩時

金副學稚明輓 三首

不後非先事會難公時玉立在朝班
雙封短牘同披腹萬死危衷獨犯顏
三黜何曾傷我直一鳴猶足起人頑
由來 聖世恩無薄終使忠臣葬故山

松湖集卷之三 詩

一

冰雪鰲山歲六更南人一口誦名聲脩門尚結孤臣
戀宣室寧無 聖主情公以明時能不死士於衰世
或虛生揚揚要路尸居子青史書來孰是榮

清溪白麓日相隨朋酒論交憶少時風雨十年雙鬢
髮湖山千里一心期哀詞欲敘平生好浮世空深後
死悲過臘寒梅香滿樹不堪技淚篋中詩

朴斯文灝少治舉子業名於士友間已而不得
志退居湖南之月出山以息窩名其所居之堂
作詩以見志余悲其有才而無命次韻送題壁

上

長歌短笛臥山阿從古湖南退士多月出山前如斗
屋世無知者柰君何

任狼川 贊周 輓

長安十月雨霏霏江水東流君不歸今日悼亡詩又
作當時托契友全稀秋原松栢家聲老古峽桑麻宦
跡微滿地黃花西郭里可憐阿弟獨趨闈

申都正 曠 輓 二首

衰病年來斷過從自然情誼兩相通一名已屈才何
試三品雖榮道則窮厭厭豈如今世士休休常見大
家風雱雱雨雪東門路哭送玄車士友同

兀兀愁居老病身長安三日雪紛纒孤生又哭同心
友衰世難逢可意人閉戶自憐成塊伏出門誰與話
情親歸來掩淚看庚帖花甲今年復一春

李知事堞輓

自吾年垂六七十少者見之稱老壽肩隨兄事尙無
多况於先人舊執友尙記前秋薜蘿軒日覩人間所
未有某水某丘某日月字呼朋遊曰某某金貂几杖
迭趨拜半是當年床下走正如遼陽老仙歸歷歷童
遊塵劫後康衢烟月太平象知自平陽 聖人后平
陽 聖人坐垂衣曰汝來前親執手 君年望八臣

滿百借問此事古有否以汝之壽壽吾孫官汝之孫
汝其受臣拜稽首感 君賜安車駟馬湖之右湖山
百里白日長 聖恩如天臣不負歲十一月公不起
超然乘化遺塵垢天上羣仙拍手笑笑爾塵緣何太
久時乎順乎皆夫子其去其來會不苟人生生死當
如是何必恨恨悲且疚鮮民百感題蕭輓日斷湖雲
悲曰首

南惠叔迪寬輓

人稟五運以爲生五運不齊命不同或於錦茵或泥
溷譬如樹花開東風若以得失論其人古來賢智無

貧窮楊江上峽深復深手斲黃精何物翁功名富貴
許多事白首歸來四壁空長安大道車馬走半是撫
頂床下童人生榮落乃如是老眼皇天真不公峩峩
三尺學士塚萬事悠悠江水東孝子書來求我詩謂
我舊遊從吹葱詩成欲寄清風去一鴈聲斷江雲中

次安判尹允行回婚宴志喜韻

人家早結好因緣偕老誰無願百年豈有八旬雙命
誥同臨一日再牢筵賓儀秩秩傾簪組孫舞蹲蹲合
管絃不是純心膺厚福未應尊爵並人天

又次 恩賜木鴈詩韻

六十年前日噤噤及旭來恩天又飛下非是等閑廻

趙台汝揖榮進追設生朝之會會者凡七人其

五同庚也李汝明翼鎮首倡五言詩二章次其

韻付汝揖聯而帖之以賁殘年一盛事

莫謂芳年度須看化日長頽然同七老滿滿太平觴
君豈朱顏在吾今素髮長猶然舊豪舉呼酒輒盈觴

述懷

余今年六十有七平生所經歷悲歡苦樂榮辱得
失歲久遺忘十不能記其二三夫人生泡幻也世
故春夢也顧此種種俗累真佛氏所謂多生惡業

何必追理於年迫日索之後以益其煩惱也哉然而子孫之追慕如見於祖先者只在於平生事行念余早孤零丁常以家間無先世紀實文字爲至痛今餘年無多一朝歸盡名與蹟而俱茫昧則子孫之茹痛於他日必如余今日之心茲作述懷詩追記一生事蹟以遺之自今至死日又不知當爲幾何而其卒於無聞則大抵可知也亦何必隨事隨記耶只取敘事一寫千言非以詩也覽者知之癸未冬十一月之十有八吾以是日降終南山下室自在呱泣時已非豐盈骨父母亦言子愛之常在膝

每謂稟虛薄常憂病天札幸有小聰明不至太愚劣口授千字文暗誦能不失折木爲手戲作字十六七父曰是子才對客常誇說非敢望成立或冀有慰悅讐年歲戊子昊天降大割先君竟違背闔門罹酷罰吾年最幼少孤孤又子子諸孤仰一母母氏方泣血牽連子女情下從未忍決蒙駭無所識百事貽憂悒母教先柔慈童習易驕泆何曾識勤苦但自喜奔突南山最高峰千迴常一日九歲病秦餘眼瞶崇肝熱憂在玄花翳恨無金鑷刮幸賴藥收功終得明視物居然歲三四忽已年十一季父視如子大傷棄天質

來汝授之書課日無或輟曾史學初卷江鑑讀全帙
家傳文有脉寸明啓厚室翰墨時出遊伯仲相提挈
詞藻豈高妙才調本凡拙雖然朋輩間不愧相頡頏
庶幾有進取偏慈懸望切天殃猶未艾風樹痛又結
崩心又刻骨天乎歲戊戌俯仰一身孤天地無因極
生不養以禮歿未葬如式子職都虧闕傷哉貧病酷
相依三子孤莫報雙親鞠三霜延縷命萬狀經荼毒
命薄灾因隨禍酷病乃作腸風時下血腳濕轉成瘳
益知生爲苦元非死可惜終然順其變自恨頑如石
生復爲平人病亦稍甦息十九始有室世家延城族

婦翁頗好義邀我絲而縠其情固可感終是東亦客
維時世運否朝象一翻覆不自我先後邦運屬陽剝
忠賢相駢首士友皆重足吾家久零替宜無罹毒螫
積謗終爲累季父關海謫風霜震剝餘無意居京洛
伯氏奉家廟盡室因南落可憐天方蹶非爲土是樂
伯氏元飄梗我又如萍泊活水環一村文鄉名錦北
同居數十家士類多文學有堂名文會其制倣家塾
朝常隨隊遊夕或聯床宿便作并州鄉遂成杜曲宅
甲辰秋仲晦季爺竟臯復違拜已三載承訃忽一夕
平生仰如父情理宜奔哭哀從戴星發忍使其行獨

疋馬啓長程路出弓王域巖淵吊孤魂蠹石徵遺躅
安在一時雄可笑千年國荒山寄大塚落日來羣牧
茲行豈遲留穿山又踰谷始取逕稍捷終虞路甚惡
千辛又萬苦十顛仍九踣夕陽登咸嶺陰雲迷海曲
云何大罪有此焉羈魂托三更到謫舍一弟依喪側
痛哭理歸裝行事多艱棘扶櫬向京都嶺路愁傾仄
十日踰重關飛旒梅山麓歸來問家室路分綠楊驛
入門聞呱呱去時所在腹瓦璋豈暇計在余爲初得
十月哭臨壙因之過三朔哀兄侍奠餘同我書經讀
十日了全書背誦無一錯天才或可稱世運柰難卜

陽德理無盡新化眼爭拭羣邪紛退屏元惡先誅殛
時乎理舊業鉛槧始肆力得非天所廢似有魔相劇
宿痾兼新祟沉沉日就篤氣鬱火隨升心虛脾因弱
奇奇又恹恹似瘡還非瘡藥力豈扶持醫方難指摘
形瘁骨因立兀然如枯木丁未子緯生骨相頗完碩
病情雖難醫家事幸有屬貧賤又亂離戊申三月逆
枝葉起湖嶺根本藏輦轂先之掛凶書繼以傳悖檄
改頭復換面誰賊誰非賊始知醞釀謀難用包容德
忠臣有賢裔湖闔萬夫特如何在轂胡未防繞樑鵲
烈烈南八兒何狀元不識是州無降將斫頭頭便斫

編裨本卑微氣節尤卓犖方信國有臣尤喜將得幕
時余在湖鄉飄竄隨家伯武星山下村正安最深僻
妻兒消息斷家國音書隔時危丈夫淚未嘗殊肉藿
凶焰豈能久邦命未應革如風掃落葉大兵出安稷
湖孽先就擒嶺魁繼報戮妖腰與亂領次第天誅伏
譬如燎原火炎炎旋即撲 宗社再奠安景命於萬
億始爲門戶計復尋文字役省試雖屢捷會圍輒見
斥人或歎遺珠我本非抱玉已酉大比科兩解俱入
格春闈唱名日蓮榜二等拆阿從幸聯名世或稱雙
璧叔父時在堂晚景喜可掬時當 孝章諱舉朝衣

冠白襴袍乍去身弊貂還如昔往來湖甸間依然倦
遊跡鹿車自駒城壬子月在菊眷屬雖團會生理益
窘束况逢歲大侵百穀俱不熟天風吹破屋自笑生
涯薄何曾有編謫亦嘗謀旨蓄十年成家道劫運又
癸丑弱質兼重身毒癘竟不淑女兒年稍長頗自知
哭擗兒子方七歲未能持衰服少女纔免抱外氏托
鞠育薄葬寧具禮吉地未暇擇萬事無如命一生何
多厄秋圍赴京國士友相追逐雖慚作文賦亦能射
大策增別初解二庭謁合考六俄然竟不利無柰窮
命迫竽瑟固不諧棄之亦鷄肋稚女病不救證情崇

痘疫本非渠天法諒由吾薄福無妻是日鰥有女誰
吾適忠原舊世家送人通媒妁雖無婉孌儀頗有柔
順則是年十月日文廟 王獻酌廣庭集多士書題
卽堂額雲中臚唱下云我金榜擢仙樂擁飛龍天香
浮桂萼堂后 天點受 太室祭班察積屈雖稍伸
能事豈云畢自惟鮮民生感極因成咽漢山拜松楸
至痛心肝徹南川省家廟末第憂忝厥迤路向忠原
合卷月纔閱湖雲杳入望我馬侵晨秣伯氏已先歸
臨門喜容溢吾已判窮奇汝幸先發達傳家勉忠孝
涉世憂顛跌嘉林有先墓路過琴江戛琴江多近屬

樽酒家家設萍蓬久落落花樹今昵昵爲作臯蘭遊
政值江天雪千年釣龍臺大跡今已沒落花隨流水
舊蹟巖猶萃漁人舉網得大魚登潑刺山窓風雪夜
情話到明發先山隔一舍明朝我馬跋楸梧半古阡
先蔭何蕭瑟單杯告餘慶小孫賢科竊市祖廟享地
七山松竹蔚餘烈尙起敬家聲藐余末八忠省外塋
草樹尤荒缺子孫今零落四時無芬苾歸鞭向京國
風雪程途濶支離十上路非復舊衣褐重登四仙閣
地分益清截晚退隨豹尾早朝含鷄舌榮耀雖堪詫
盤礴非所屑名塗旋偃蹇素性奈傲兀惟其無媚骨

是以多齟齬不投槐院刺又就金吾讞添丁更有喜
五月生年吉汝或能成就吾已判艱危金泉古驛丞
又復爲貧屈莫謂職攻駒猶許恩乘駟何嘗歎局促
是以長活潑金陵老太守豪舉心懷豁言談常款曲
酒食多真率勸我金莖露一醉動經月聞道伽椰山
古來稱仙窟聯鞭有醉隱攀袂隨家姪仙山遠縹緲
客興先超忽筇投石逕斜纓濯山溪澈龍蛇石上字
仙跡猶不滅迢迢吹遂峰鶴馭來彷彿暮投禪房宿
僧酒亦香烈崇崇二層殿嘿嘿千年佛我來訂無生
浩劫金身屹八萬藏經閣云是如來訣烏雀不敢棲

齊東語難詰歸驂路雙溪形勝足相埒真仙去來地
事迹多恍惚塵心苦未已世故相牽掣歸來臥空閣
仙夢如一瞥兀兀官如寄悠悠歲已闋枿鑿理豈合
桂薑性本粹人鉤我則弦古來逢三黜綽綽行當去
浩浩誰能尼女兒年及笄東床擇望闕自是大賢裔
應非凡士匹牽狗禮雖簡乘龍慶可必閉門常却掃
長者無車轍生性愛淡泊俗習羞塗抹風埃日滿冠
無以宣壹鬱郊畿諸勝境有意一窮覓名山佛巖是
別界道峰亦况茲三角勝王氣所亭毓及此閑暇時
塵胷宜一拓同堂四五人尋真約已夙聯翩出東郭

政值春陽曝山鳥送款款澗花媚灼灼曹溪暫駐筇
高僧舊卓錫飛流掛古今百慮清一勺蘆原李年丈
一笑情親睦禪窓一夜話境與心俱寂神僧舊居住
聖殿尤寥廓水落流金玉神功訝巧鑿城裏舊黛色
不信身登蹠聞說西溪洞東峰廟貌徇我來瞻遺像
清風灑塵臆如何聖人世獨立耻其粟人或笑狂癡
公豈耽緇禿求仁又何怨斯義亘不忒高高萬丈峰
壁立天中踔巖巒儘奇壯水石何幽閒春風魯狂生
霽月周茂叔東方二大老遺廟餘丹牖至今吾猶人
當時道何隘蓬蒿走千歧鋤豆留一脉暮道吾生晚

百感雙淚滴東門上北城入天三峰簇城形儘周遭
山勢亦重複廟堂真長策天險豈虛擲堂堂僧大將
高坐擁旗纛胡來滿城下重關豈能益書生何與江
慷慨雙腕扼相携下石逕路由西山崿長松礙雲日
爽籟生巾幘清流鋪白石散落如珠箔誰家有畫閣
蛛網封塵鑰主人來不來遙飛勸一爵夕陽在歸路
遠岫輕烟冪蕭然臥窮巷城市如丘壑出門天地大
誰能長齷齪坡山候從氏因理西遊屐泰兄梅湖來
匹驢鞭先着禮卿許聯袂遠聞爲躡屩微風衫袖輕
細雨街塵肅清詩迭唱酬雅言雜諧諢花亭寄曠感

臨江俯層壁乘舟泝危灘院宇依江闢春風七分貌
文成學力卓桃源訪表兄晚飭具野蔌興亡訪古都
馬首來松嶽山河臺滿月天地橋善竹無樹起悲風
也字千年局繁華付春夢霸氣餘秋栢愁雲杜門洞
鬱鬱忠義魄蒼茫五百年秋風牧童笛寒江掠水鷺
落日歸柱鶴留相有舊誼候問相絡繹餉我送酒饌
導我命廝僕天磨遠入望路出東門直城門四十里
石路連舊築國力一何壯麗社今已屋携筇問故事
迎拜厖眉釋留客不世情山蔬味勝肉一水環寺門
曲曲鳴琴筑先輩經過地山水尙生色挹老今已遠

雲翁尙可憶行登泛槎亭仰看朴淵瀑鞭龍事蹟荒
掛練形容的飛沫散爲霧怒勢春成澤恨不登廬阜
較看幾千尺出洞猶回首驚魂招辟易華藏問舊寺
樵逕愁犖确誌公有法相骨乘餘舊閣鹽柱半已傾
鐵瓦曾何益旃檀香已古貝葉字亦蝕可憐麗王像
剝落留片幅佛力豈護持王氣已消熄沉吟感人代
歸路詩盈橐迎門妻子笑依然復塵俗官方有新制
仙寢備末職極知官無卑但恐才不塞孟冬子又生
吉夢珠盈握病鶴方垂翅何由生鸞鷲自此三數年
閉戶惟方冊門前宦海波涇清混渭濁焉知馬得失

莫下烏白黑於焉養聲望亦非心所欲非南又非東
大防元是蜀誰能仰人喉聊以駐吾脚西郊文武閱
天顏臨肅穆東西列青襟左右懸粉鵠烏帽赴白
戰盛事聳瞻矚傾都士女出觀者分兩翼斜日拆天
榜芳名又仙籍大庭儀衛肅錫馬在日翌季夏有
親政新通乃言責薇垣時有臣狂言天怒觸心方憐
戇愚罪豈辭含嘿多慚諫爲官敢恨譴至削 嚴威
本無竟恩除旋相續自此臺省地來往無安席差
祭走廟享問事忝庭鞫棲屑備萬狀功名供一噓長
兒承宗祀法門取正嫡老婦又分婉兒生無副坼新

迎婦窈窕又得兒岐嶷衰門慶荐至眇福心尤惕不
盡餘生痛又遭伯氏憾湖庄捲入洛蓋爲傷離析我
貧許同爨我病親調藥塤篋迭唱和杯酒相酬酢一
醉嗟不起窮鬼竟肆虐平生長枕樂已矣今冥漠疾
病又死喪世念已隕獲惟餘一片心耿耿死主辱忠
逾一大案覆載五巨慝聖德雖包容臣義惟沐浴三
司合懲討五臣同蓄積天討竟未快寸忱徒自激家
憂未敢顧子痘云方劇三兒纔向甦二豎旋乘隙三
旬臥一疾神瘁形因瘠 明离厠曹筵責任在輔翊
惟其才湫劣所以心踧踏人看似揚揚自視慚碌碌

生平立揚志俯仰皆慚惡無寧棄之去安分謀菜食
生計何太拙家業轉蕭索元無地卓錫暇論田負郭
古有爲貧仕一道是亦或君恩映紫綬廣平飛鳧
鳥民社責雖殷妻兒憂則釋居然厭梁肉不復愁餽
粥春盤雉流膏秋稅蜂賦液公餘午睡回吏退庭羅
雀有時肩輿出探勝窮昏旭滄亭問隱居清臺訪仙
籙青龍古寺下臥瀑塵襟濯祇是蓬山債積逋猶未
贖吾來何太遲羣仙應手拍僧自山中至云余楓半
赤仲氏適來會同我整行麓親朋有五六去路無二
百西風吹滿面灑脫如解縛金城綰兼符候吏迎笳

角披襟納晚涼慶陽悵前約暮投通溝宿峽氓多淳
朴朝登斷髮嶺擔輿或散策借榻眠長安石澗清床
簣前脩有遊記逕路頗歷歷登登出雲蘿去去穿楓
樾業鏡徵荒恠鳴淵瞰澄碧須彌有古塔可望不可
陟飄飄望高臺天風生兩腋午炊及表訓石泉爽塵
膈斜陽歇惺樓一山歸領畧亭亭萬二玉箇箇誰雕
琢高者如拱揖低者如騰攫或尖如劒攢或削如斧
劈或蹲如虎踞或褰如鳥喙應接猶不暇詩筆詎盡
錄黃昏素月上不用張燈燭眼前銀世界又是新面
目朝尋萬瀑洞奇勝尤無敵八潭誰題品曲曲清見

礫穹龜證詭恠老龍俯紺綠碧霞承噴雪真珠散百
斛尤翁傑句留萊仙大筆刻水流人已去石老字半
泐丹墨繼書名呵護山僧囑吾計一何長山靈笑癡
癖所以杜征南貽笑峴石勒普德懸空菴佛力誠不
測屹屹銅柱撐搖搖鐵鎖絡危如履竿足爽若凌風
翻暝投摩訶寺微風響簷鐸禮佛高僧坐玄談灰字
畫禪家一日緣塵夢十年覺明朝外山勝餘興猶飛
躍掛天銀虹倒湧地金蓮蠹榆林諸法像云自西天
竺石船豈海浮金身亦火鑠荒哉盧太守捨身一何
惑山行已爛漫海遊寧寂寞高城好山水耳聞如目

擊明湖三日浦丹書四仙蹟東臺候朱陽九有破昏
墨微雲莫障礙黃道本輝赫輕舸駕層浪海中山崩
劣偉哉造物功巧奇難測度瓮遷俯海波萬里長風
楚一望迷津岸百靈呈詭噩乾坤日夜浮吳楚東南
坼杜陵詩語在壯觀先我獲天晴戲魚鼈風怒鬪鯨
鱣漁舸互出沒民業堪錯愕鳴沙十里路斗邑依海
積叢叢六面石昔聞符今覲應知鬼物戲誰教巧匠
斲可笑塵緣在又復歸鞭促君酬又我唱牛腰詩一
軸茲遊太奇絕歸橐不落莫楸嶺雲猶在花川日未
昃危途過麥坂我馬又前却前臨是斷壑遠望惟平

陸行路難如此古來摧征輻歸來向屋中問我顏丹
渥仙山十日遊庶幾塵容滌簿書堆山丘人吏走鴈
鷺風塵老太守勞碌還如昨除書下九霄云我還朝
速行行御史驄依舊長安陌年齡已老大氣節半消
縮毫無闕遺補山積瘼曠噴歸臥舊蓬廬拙分隨飲
啄仙槎八月天我行在原隰君恩責專對臣職懷
靡及查對衆官罷飲餞親朋集仲氏衰年別送我溪
橋立雖無語刺刺自多情悒悒朱衣映象簡一路雲
烟挾亦足誇榮耀云何懷苑吧女生纔二七襁褓見
乳呷書來及中路急病風燭霎人間父子情丈夫淚

沾頰行行雪嶺登去去冰江躡潛商杜弊源濫市懲
奸習草宿經遼野衣袂天霜襲鴉噪塞日昏鵬落胡
雲合雪風天候乖蒙漢方音雜漢儀驚殊俗椎髻環
如匝青城古嶺上宸曲傳遺什年年皮幣役國耻
猶臣妾遂令忠志士淚灑未半業縹緲丁仙柱峒曉
鄂公塔悠悠感古昔杳杳經墟邑瀋陽舊西門三士
光燁燁千年禮義國八字人額貼山瞻殷士餓海俯
齊連踏金臺草沒後大塚藏襦匣悲風太子河天雨
爲颯颯東來弱國臣感慨淚盈睫桃花舊仙洞聞有
遺民接山中亦秦閨世外無漢臘盤陀沒羽石尙憶

將軍獵孫陵辱家風怒入燕雲泣秦皇萬年策山海
連雲堞 皇朝席重險胡騎敢凌蹠咄咄吳家兒長
戟開門納小醜巢纜勤大盜篋已肱深知天祿訖何
獨人咎執通州大都會麗譙澄江壓閭閻咽笙歌舸
艦迷槩楫竟是誰家物久假無還給孰謂無百年今
已經再甲烟樹薊門度雪浪滹沱涉峩峩北京城壯
觀前聞叶入雲宮闕壯填街士女還寂寂屠狗市無
復悲歌俠明朝太和殿三使頭九磕鞭聲警玉筍篆
烟繞金鴨金波太液環玉柱擎天插紅頭天可汗白
玉堦九級直來坐御床天地運一劫周詩讀何用魯

史淚暗濕雖非北海牧終是西河繫行經路三千臥
送日五十朝來對鏡嗟玄髮白屢鑷歸心滿故國夢
化東歸蝶象胥來告喜行轄明將葺我來凡幾日重
裘換單袷來時雨雪路溪柳抽新葉歸夢杳東天遼
海雲千疊觀周吳季子芳名照汗牒可憐吾行李生
後五瑞輯低頭只暗傷舉顏皆羞澀情形豈諳悉風
謠無採拾惟能洗歸橐僅免撓邦法時時攄孤憤但
有詩盈篋青青抱州山色喜如拱挹三江漲春流一
行聯畫楫乍坐灣尹堂燕貨同檢戢春風西上路細
雨輕塵泥列邑惟迎送親知或款洽松京子姪候相

別半年恰留營舊族親客中偶簪盍團圓敘離濶花
發酒盈榼維夏四月日還朝拜 御榻恩教頗懇曲
微衷倍震懼妻兒離索憂何必語咕咕是時關以北
年飢民不粒邊邑方擇守微臣乃承乏維時病吐衄
彌月臥將攝却恐 君恩重未報身先溘 王府先
對吏揆地又請急規避罪旣大竄謫心還慊郊亭客
初散驛路吏來押客裝雖草草王程柰汲汲靡靡過
花江遙遙登鐵峽風餐又露宿十步九顛踰雪嶺天
欲磨鬼關地如塌登登又下下惴惴因慄慄平生世
路虞不盡傷弓恟自我去京國屈指日過廿惠州非

天上小縣依山岬土風元殊絕飢饉又荐沓國計誰
主張民命方呼吸如欲講安集莫若先理燮遐氓喜
遠客情餉時魚蛤亦有村學子問字求親狎長秋寶
冊進薄海恩波浹居然雷雨澤亦起湘江蠶東風吹
客子家國歸來盍來時有逋債七寶理游屨濯風春
衣輕穿雲山路捷携我坐絕頂飛步先雪衲指下真
面目不必身登躡名山願已了久客心稍愜洪獻舊
學童携酒來相揖滄桑閱幾百天星周已卅新詩瀉
百感淚和題舊帖斜陽鶴城路老樹寒鴉啼苔侵頌
德碑花落哦詩閣悲吟壁間篇簷鸞如相答鐵嶺騁

遠望浮雲杳閭闔 聖恩雖許歸脩門詎重入羊腸
過去路念之魂猶懾人情有翻覆朝象無寅協况我
性迂拙何能裁濶狹歸歟江上田夫耕婦可饁心計
轉差池憂病益滾汨餘生所依仰叔父方大耋一疾
奄不諱孤露痛如裂十起恩敢忘一分報實蔑申申
伏波訓銘鏤心恒怵父兄皆捐背門闌益衰綴惟餘
仲氏在相對俱華髮兒孫幸成行一室同愉佚兒緯
並姪師一榜雙蓮折紀綱繼有室同年歲之乙天潢
接觀津餘派女淑哲殘年保一樂鬼神又猜嫉嗚呼
歲丙子棄我兄先歿一生勤種績百事困抹掇方纔

一命霑又復天年闕吁嗟命之衰何及泣其啜一身
常孤孑萬念皆消歇晚年擢重試頂玉官升秩乍佐
秋曹貳旋縮洪陽紱洪陽古大邑民豪吏則黠三朔
但尸素一境還口碣偶失簿書期遽遭官長喝淵明
八十日歸去來胡不俄然病土崇一臥秋冬迄頑痰
結爲癖積火蒸成鬱逼臘猶床茲逢春始戶闔銀臺
掌出納玉陛忝近密少子年又長誰家梅有實東陽
舊令族女美如周姑棗脩衆婦秀蘭玉諸孫茁有子
四丈夫攻業頗矻矻於分固已足雖貧亦奚恤不意
淮陽符又念長孺疾 君雖許臥治臣敢自暇逸青

青雨後蔬白白霜前蜜山氓獻栢稅四三狙公栗仙
岑在吾土舊緣應未訖僧牒適飛報山事能備述春
花方爛漫滿山紅錦纈仙期不可失速赴遲疑勿舊
面猶依依新興益勃勃披蓑澗雨細濯足溪流潔一
筇山表裏僧茶時沃渴足日曾未到顏面今更別飄
飄隱仙臺仙隱曾何術懸崖十二瀑倒垂尤奇譎頂
高臺是佛瀑馳淵稱鉢曾聞句漏縣鍊丹丹井掘百
井何太多多事仙翁葛毗盧插萬丈病腳愁蹙蹙萬
物天慳秘九淵龍蕩涵回頭三五步餘念猶耿缺此
外諸勝境無幽不探抉仙分雖太薄塵愁猶少洩秋

菰將報熟吏隱三載倏歸裝何冷淡舊舍又移掇蝸
廬尙未奠南北無黔埃人皆拙爲笑吾亦巧不乞玄
冬蒼谷舍仲婦遽天切賢哉孝出天命矣產爲孽于
時歲苦旱八路逢大殺喁喁錦城民涸轍相响沫時
余直騎省 帳殿扈清蹕歷問臣一二誰可任濟活
王曰汝分憂往哉吾民卹 恩言太鄭重微分益
竭蹶星馳下南邑心目多傷怛民儲豈有餘隣糶亦
已遏公私掃地立龜背誰毛括鶉衣擁馬首哀號兼
亂聒臣職固自盡 君命又可愬晝宵無遑寧百計
勞据拮營門走文牒廟堂飛書札 至尊憂猶已九

重宣 恩綍多發北南粟船載泛溟渤風濤得利涉
南民祝 天隲飢民三等抄廣庭兩行列強壯米穀
分病羸糜粥餒冬春遂及夏南風麥始結春煦遍陰
谷呻喟變笑啞含鼓帝何有怨咨民無日恩頒及在
笥臣敢天功奪峩峩命德班私分倍兢越子維忝小
成放榜晨詣闕歸傳天上語感惶涕欲出况是吾周
甲聞喜值弧節滿堂鄉老至獻賀觥籌迭民憂雖安
帖邑務猶轡轡懷哉故山春還歸予月曷薇垣忝長
席玉階叅朝謁 聖心方虛佇臣姿元拙訥又復狂
言發遽爾天心拂始願違禁闈初志在蓬華駿足方

馳騫駑才敢軒輊卜宅西臯下林壑頗幽絕迎霜秋
菊採帶雨春蔬擷新裁雜桃李舊植連楓栝朝窓弄
稚孫晚盤登鹿糲頽然臥北牖客來不巾襪軍衙長
散漫閑局或羈紲候班又祭班時或朝衣拂孰謂官
潦倒差喜身安謐於焉歌且哭聊以歲云卒小婦病
奇疾萬方醫技竭于歸未十年人事遽倉猝不食豈
無報有子頗秀拔喪威旣震蕩世故多傾軋貧魔又
相惱自笑仍自咄分符路西出象山青翠岬惠豈甦
民瘼威未戢吏猾雖無政可稱自信身能律况是官
閑閑安坐梁肥齧誰知黜陟地純褒藏巧捏曾未適

木清集 卷三
醜酸安能無凹凸可笑東坡子廝壞又老鼈 天恩
許遞代身計頗灑脫來非戀棧豆去如解桔槔白首
老司直處世轉疏艱面前徑路窄常恐羹手捩羅州
事果發三年錮以鐵鄉祠有朝禁誰哉敢追服五鬼
莫挪揄吾命本磨蝎麋鹿在山林野草誰爭吃不如
兩相棄因之謝簪笏春山何處好流水桃花鱖自今
至死日留之待絕筆

已丑九月十三日 聖上以劬勞之感不受宴
又 命停賀人情甚鬱抑是日引見起居諸臣
命製 君臣同會一堂中十韻詩作帖分賜盛

事也賤臣時被罪在家不得進叅不勝向隅之
情伸紙寫懷以寓微忱

清晨環珮禁門東五色山龍日繞紅八域民方瞻化
旭千秋節又屬流虹羣情每以茲辰切 聖慕尤於
是日隆湛露杯先停挹斗華封祝亦阻呼嵩心知抑
鬱同彝性 恩許從容侍法宮可識冲謙非隔絕須
從肅穆見流通始知大德皆源孝亦見常情各抱忠
九月何時非令節一堂今日是春風南山獻壽誠雖
缺 北極瞻顏樂亦同官後大夫班獨阻萬年岡祝
一篇中

李君喬伯商岳○後改義弼以妙年高第若將有為一

日告余全家上黃驪無其有不平者存耶於其
行不能無存亡之感謾書長句敘別

君不見古來賢達人志與才與時而已幼學壯行志
則可如有用我才亦是是皆在我猶可勉時則在人
無柰爾於斯三者誰不足君之上第芳年以驪江上
峽重復重十月浮舟泝漢水伴來叩門告余行以余
曰友其先子閑閑十畝同歸兮先子昔言猶吾耳之
其勇也猶未辨况余退牛鞭不起青門出日照歸人
搔首西風詩滿紙雖然君豈老於是讀書千卷時可

矣不然莘翁與渭叟耕乎釣乎如斯止秋風一鴈海
天闊達乎云爾非賢士鴻毛順風翼如日老眼須臾
幸不死

仁廟甲子趙兵部益道以微官佐賊适於西營盖
為其所誤也及适叛公誓死泣血尺劒奔行朝
討賊于鞞峴有功 仁廟特賜岳武穆精忠錄
以表之其家至今寶藏今 上戊子道臣列公
事蹟並上其錄 上不勝曠感命贈官錄裔又
命刊錄頒賜朝臣前後聖人之拳拳於斯錄者
無亦有微意存耶公之孫始鎮用錄中韻求詩

於縉紳章甫意欲彰祖烈而侈 上恩也遂書
此志感

匹馬從王死不離頂天男子國安危深杯計失黃龍
府雄劔功成白虎旗運去長城終自壞時來大廈獨
能支舊頒新梓忠臣錄前後風泉 聖主悲

彗星久而不滅憂時志感

臨之在上覆慈林福禍昭昭布列森若謂休咎隨理
亂須看扶抑在陽陰三言亦有能移度一德寧無克
享心老臣植杖終宵立風送昇平萬戶砧

趙和叔投示其溫泉錄用其軸中韻書一律於

下端以歸之

秋懷兀兀臥西城老圃詩來眼為明頓爾欲無烟火
氣超然如作海山行長篇豈以經營得警語應從避
逅成自笑病深才退客每逢佳句不禁情

趙晦夫詩問梅信走次却寄

親於蘭臭寶於珠莫遣風霜冷剝膚好客豈無詩似
玉貧家亦有酒如酥辛勤政待林徵士埋沒寧愁屈
大夫不是靈根先有晦春容安得擘仍敷

次維兒梅花詩韻

微微一點透窻明知爾半開疎影橫暗室猶能分白

松清集 卷三
黑曙簷尤喜占陰晴人間儘有無窮潔世外誰爭自
在清老子辛勤看不厭夜床移近讀書檠

老

晨朝對鏡一長嗟知我衰形日日加已任積來頭上
雪何由刮去眼中花邪魔似敵方乘隙愁陣欺人又
刺斜強起扶筇尋笑語東隣詩酒少年家

病

非瘡非勞證不明庸醫疑亂病之情猶堪粥飯終吾
世何用衣冠出帝城自信機緣如夢幻每當憂患不
心驚梅窓朝日陽和動起我沉痾是我兄

貧

去歲無秋江上田空囊羞澀又今年謀如算甕千金
大耻在傾瓶四壁懸老婢呻吟從遠市寒厨蕭瑟起
朝烟真能逐去非安命可笑玄亭不識玄

愁

集如雲擁散如風至死相隨此老翁頑陣已成三匝
勢深杯難策一時功杞人奔走青天下魯婦悲吟漆
室中無可柰何揮不去延來上座鬼之窮

迂

千卷讀來無一成埋頭沒膝尙營營生爲齊楚之間

客去作義文以上聲豈有捉風空裏得真成畏影日
中行不如歸去江湖臥粥飯朝晡送我生

拙

非聖非狂下下生晚年聞道未分明低頭暗數人非
是袖手傍觀局敗成君相何曾知負抱妻兒不敢說
功名人間大拙無如我自作長歌自不平

懶

似病如癡日日然山翁有此好因緣蠶成久已經三
箔牛退誰能起百鞭矮屋低頭真大笑短衾舒足又
高眠營營役役人朝暮老子今年亦去年

睡

風雨淒淒擁草堂山翁舒膝午眠長欲雲欲霧矇矓
界非奴非姚皞皞鄉可惜此關人不透誰知吾樂世
相望夕陽搔首蒼茫坐君牧然疑滿一床

醉

朝醺欲上老容顏枯木陽春死又還家國經綸猶不
省妻兒啼哭豈相關沉沉潮沒吞平陸漸漸烟收出
遠巒終是青山白雲客不如生死於其間

歌

風雪虛窓睡不能山家生活冷於僧如從金石聲何

本淵集 卷三
出欲鑄笙鏞計未曾長夜漫漫調尚澀陽春浩浩典
因增老妻忽送深杯至餘韻悠揚屋宇騰

庚寅立春

可笑山翁頑且癡晨興又作立春詩人生七十亦云
老世事百千都未知何用臨門迎好客不如高枕臥
長時會心獨有悠然處朝暮南山不負期

髮白

颯颯蕭蕭兩鬢邊吾無期汝汝胡然已知故我非今
我何用新年較舊年豈有青絲餘一二從教白雪長
三千雖然南極如霜髮未害長生不死仙

齒落

妙訣多傳却老衰獨於齒落世無醫相依失輔終誰
賴先弊由剛可自規食肉封侯元不分咬根做事亦
難期今年又去當門者並與歌吟欲廢之

眼昏

合眼垂眉誦舊聞任他窓日又西曛逢春祇怕花前
霧對卷長愁紙面雲天賦聰明今乃爾人生老廢復
何云歸來暗室收功大不用營營黑白分

耳聾

知爾明時老不才晚年常理莫須哀鷄鳴曉寢何村

去蟬噪秋林每日來祇有思量中夜枕終無功力上
元杯東隣老叟憐同病相對無言笑口開

趙稷山 恒彥 輓

風雨要津波拍天城西退士臥蕭然箇中留下無窮
福蘭玉盈盈在眼前

李應休 命駿 輓

我不悲應休之命太窮又不悲應休之跡太奇嗟哉
命窮跡奇孰使然應休之世良可悲我聞上世之人
無不幸未有有才無其時大而巖廓事業盡其用小
而工祝技藝適其宜不然耕田鑿井窮在下亦皆皞

皞熙熙而嗟哉應休誰不若窮老一生而止斯大家
之人名父子言議文章兼有之致君澤民上可得煥
猷華國下可爲人竽我瑟苦不諧琬琰誰復分羊皮
高車駟馬得得人可笑風雨長安兒城中米貴居不
易江上田荒歲又飢兒啼女哭滿室中不以貧憂數
上眉古書兀兀心自樂村酒薄薄顏常怡青雲久斷
親朋書白眼多被羣兒欺居然老大居然死嗟哉應
休人誰知古來人事常如此所以不悲君窮悲世衰
悲來乎爲作長歌歌復歌湖雲漠漠秋雨垂

鄭士固 松 一日訪余於城西之居話間誦傳劔

南詩荊州十月早梅春徂歲真同下坂輪天地
何心窮壯士江湖從古着羈臣淋漓痛飲長亭
暮慷慨悲歌白髮新欲吊章華無處問廢城霜
露濕荆榛曰君能記此詩乎亦能記四十六年
前某年某月訪我於城南僑居而乘醉書此詩
於吾之扇面乎余始聞而茫然不能記久乃依
俛憶得盖有之而是少時醉中事也是時余與
士固年尚少苟欲相勉則古人之格言明訓多
矣何必劔南之詩也劔南之詩亦多矣又何必
取此悲憤慷慨之語耶無乃世道之不平難行

自五十年前已然耶今士固殘年末蔭老白首
棲遑余亦四十年立朝無一言裨補於明時歸
臥窮巷兀然如死灰枯木一時醉書有若爲兆
於兩翁之平生者然良亦異哉本分也雖不足
悲歎其胷中之一片輪囷者尙不能無舊日之
心遂書此示士固因以自笑

忽忽忽忽五十春衰翁百感閱風輪青山滿屋窮居
士白髮垂絲老退臣客氣麤豪何至此人情奇恠每
如新悲歌痛飲今猶昔吾道年來委棘榛

辛卯立春

生於舜日老堯天事事山家太古然酒或淋漓花發
後詩無慄慄葉飛前涼生午牖當風臥暖入朝軒負
曝眠只是有餘非不足晨興舒紙又新篇

哭尹士行

學東○二首

冰心一片澹相宜三十年來兩自知傾蓋南村論契
日懸燈西郭話心時重逢此世應難得更卜他生况
可期默坐虛堂來百感滿庭春草雨垂垂
言笑之間心事真今時安得乃如人孤雲窅窅方斜
日虐雪霏霏又暮春地下論心多士友人間有淚獨
君親東風滿目存亡感草色花光種種新

臨江上峽雪嵯峩君去不歸將柰何衰世至今無快
事浮生從古有悲歌人間終是良朋少天下元非孝
子多黃鳥數聲花滿地舊遊冥漠隔山河

崔幼祥

益禎輓

落落相望情則通東風華髮兩衰翁并州舊會今猶
記杜曲春遊每與同可惜南池鵬路阻虛傳北野馬
羣空乾坤忽忽餘生在老淚千行暮道窮

平壤田生趾賢袖示其家藏詩帖卽市南先生
手筆蓋先生言事謫越中時田生之王父以其
地主相唱酬者也披翫之餘不勝愴傷欲奉和

志感命書其五七言二詩韻藏之壁間家有小
冗離次十餘日歸覓不得兒輩之不敏而見失
也遂用別韻書感懷

客以家藏來示吾吾家市祖古真儒詩經塵劫歸還
土道在滄洲哭暮途後死敢言衰世感先生非是
聖君無狂瀾末路憂時淚落落西風墓木呼

先生被謫實 孝廟辛卯也小子之獲覩其帖
適當再甲之年事非偶然田君南遊歸路又示
其帖遂和帖中短律並前詩書諸下方

勿謂山河阻須看聲氣通窮村尋舊好賢祖有餘風

袞袞天時改悠悠世事空晴窓展遺帖百感不言中

朴靈山

師厚輓

憶在山南復水東君歌我和醉春風舊無虛士聲名
下每得真心語笑中自謂招邀皆勝友誰知凋落各
衰翁今人如不吾言信看取嗟傷士友同

咏史次李白五十九首

日月迭盈虧星辰森列陳病顛方土木剪剔誰棘榛
相欺無斗斛相爭無楚秦于時大聖作三皇天地人
大朴疑不散至化蕩無垠其時曰邃古其俗卽混沌
草木以爲食金玉豈知珍一自混沌鑿竅穴失其真

起而相啖食萬族分毛鱗玄黃戰野日正色惟蒼旻
駸駸下夕陽天地不復春所以孔夫子泣下西郊麟

右三皇首出

皇王聖繼聖中天掛日月赫曦臨照耀倒景無滅沒
煌煌四表光正值當午暉作息隨出入風雨無陰霏
虧益乃天道中昃理不非春秋相代謝生殺各仁威
嗟嗟末路人生晚空沾衣

右五帝繼作

若稽雍熙日皇堯治大哉天數亦不免警予泮水來
不得爲已憂僉曰鯀子才下民方昏墊汝往土功開
大川匯爲池高山平作臺荒度積八載耕鑿環四隈

今焉乃粒喜昔者其魚哀神功奏平成大德叶蕩鬼
洋洋聖澤流滿盈同雷雨人人種桑麻處處闢蒿萊
四載功已訖一治運復回林林宅土人受賜窮劫灰

右八年治水

廈氈居豈安芻豢味不珍君惟職司牧民豈視越秦
亢旱經七祀愁嘆滿四隣桑林夙予駕羽旄戒清塵
一身責何多萬姓死已濱女寵非干政莠言必亂真
苞苴戒徑竇宮室憂奐輪政荒民失業默禱何申申
奚罪爾萬方專責予一人滂沱千里雨熙皞四海春
一理捷影響上帝惟德親

右六事禱野

地是三分大官惟五等列天命雖已歸君綱未宜絕
歸來布仁化陽春臨積雪孰謂剪商業已自居陶穴
千秋羨里操無人探旨訣此道今如土惻愴不可說
莽操藉爲口赫赫宗國滅遂令忠志士持此腔血熱
雖然青史上隻眼有分別

右三分事殷

堯舜傳授日誅伐非貽燕桓桓牧野師宜有口實然
經權各義理千載在後前聖人豈得已王師命自天
八百來侯伯左右秉旄旃不然大寒後誰使春陽宣
苦心薇歌翁春山何處邊

右一戎興周

周王出郊日風反天宇晴昨夜金滕冊王已知公名

公去詠袞鳥公來歌瑟笙風雷渙德音天地流英聲
庶頑休躑躅王明如日星赫赫周宗國誰欲流言傾

右金滕發冊

客從東方來繫馬蟠桃枝蟠桃自開落何與姬家兒
爾邦日顛蹶爾駕日狂馳尙記馨香聞爾祖登岸時
先王耀德言爾臣苦口辭煌煌文武業不絕僅如絲
八駿莫重來恐貽世人嗤

右瑤池赴宴

天王下殿走犬戎寇宗周文王武王業澧水去悠悠
賢王奮末葉餘烈激頽流南征命賢帥東會臨羣侯
聲光古豈有簡冊今可求

右中興靖國

王國凌遲日東遷非計妙寂寂朝海波駸駸下山曜
自此周天下無由更回照包茅詎可擬下堂真堪笑
所以春秋作起自詩變調

右東遷下堂

王轍東移後兵戈滿四海棲棲歷聘翁鉷器時空待
天王擁虛位邦命幸不改霸主假仁義仁義果何在
滔滔漢唐世金鐵混光彩

右五霸假仁

秦王畏六國不敢東舉顏遂令衍儀輩富貴於其間
自此河山外兵無一日閑烏頭幾日白六里但青山
鄒賢窮不遇齊士高難攀千秋忠志士擊節青史間

右六國爭雄

強藩多僭竊皇權失其平春秋知罪書魯國聖人生
日月明王討袞鉞誅奸情駸駸夕陽天以此大其鳴
齊梁楚秦日天子徒虛名今時又益遠吾道日沉冥

右春秋尊王

皇王帝霸業一統亘千古聖人作春秋尊王黜夷虜
私淑有大賢棲遑不安堵此時周天地王風委草莽
如何勸齊梁乃欲為湯武非如策士輩徒以辯舌鼓
周衰運已訖四海無王土行王是為王天旱如時雨
不然莘渭翁應不起田圃易地則同然吁嗟心亦苦
終然道不行啖食紛龍虎

右齊梁陳道

六膝庭前跪帝在渭上臺瑤皇醉不醒海龍驅石來
長城一萬里白日無纖埃高視笑皇王亦足誇雄才
豈知關以東劉項已徘徊

右函關虎視

澤畔人醉歸劍光如芙蓉精英歛不得夜夜金天衝
秦爐漏餘鐵氣類紛相從蕭公宰相鏢韓氏將軍鋒
浮雲尚可決何有秦關重皇天已悔禍劉郎時運逢

右沛澤龍興

漢儲是非日羽儀商山客迂儒一頸血太子事未白
代來真天子三讓羣情迫洋洋帝左右乃公有英魄

右代邸承統

戎虜則衛霍神仙則樂李元光天漢際漢火冷如水
秋風萬年帝落日汾河流舉日悲殘景低頭憶舊遊
沙場萬骨枯麟閣多封侯金玉檢片石土木起高樓
蒼生竟何辜愁嘆滿九州有無三神山蒼茫東海頭
古來華屋人誰不歸山丘至今黃竹歌永作周王羞
樓船下中流哀唱發棹謳淮陽直士老蠶室忠臣幽
默默中心悔淒淒滿目秋十行書罪過萬事追愆尤
得失炳如星難逃良史讐千秋後王感汾水橫孤舟

右輪臺下詔

漢業昔中微趙虜搖前星手握成王圖默運帝鑑清

伊周輔幼主此事古有行歷問臣一二濟濟賢公卿
麟臺高入雲勲業多青冥汲董善匡君衛霍能將兵
終歸謹厚人功烈冠衿纓

右博陸定策

一自哀平後漢日掛西峰未央生秋草昆池落芙蓉
蘭焚龔大夫哀爾歲寒松愚弄天下人粧撰水中龍
莫云天可欺自是民不從劉家老婦人投壘空嗚咽
白水真人起誓心期復雪風雲士從影牛酒民解顏
妖魅莫躑躅大寶擬當還宣室席未移漸臺兵已度
周孔計已非羿泥事亦誤惜哉揚氏子漢家家世故
白首窮玄經終然失故步一心真偽間古來人迷路

吾爲周文王銅臺又妖霧

右新莽竊位

赫赫高皇靈洋洋上在天吾家大冠人已以神器傳
謙恭一生事狐媚徒百千邯鄲假名人胡爾又紛然

右白水興王

三王養老禮後世無其聲寥寥里閭間不聞絃誦鳴
黃虞代已逃孔孟衰世情已自高皇日未招魯兩生
環橋人似海彼哉臣躬榮小藝亦延登曲謹皆褒旌
區區掇糠粃曾是謂太平

右明堂養老

觀音主西教手中楊枝綠思欲易天下渡海蓮駕促
驅策世間人一以其法束自此中國土流禍相隨續

波漫及梁陳火熾延齊蜀煌煌金佛界膜拜傾坊曲
誰能辭以闢高揭昏衢燭

右佛教亂華

清風灑六合一絲桐江陌澄清孟博轡風裁元禮宅
潛噓漢火來庶幾光焰赫瞻烏于誰屋君子憂心惕
沉沉北寺獄奚罪死交跖

右黨錮病國

我有十行詔我家亂之源妖宦始作孽老賊今盤根
寄生天王位危禍欲無言宗社誰我恤官守誰我奔
血字緘封去皇叔我同門

右衣帶受詔

堂堂漢天下忠孝人何鮮檀溪匹馬路風雪孤村烟
平生臥龍名前夜水鏡傳高光舊天地淪沒今幾年

三分話密勿窓日掛西邊

右茅廬訪策

頽水帝憑几欲語心萬端魏已新稱帝吳亦舊失權
床前若干尺念之心先寒荆門喪師後又發中朝嘆
同仇一二臣君可擇梟鸞

右白帝托孤

古有官天下揖遜皇王風峩峩受禪臺白日漳河東
漢帝山陽去漢殿生蒿蓬可笑同槽馬何代無成功
劉家好江山誰僵百足虫千秋青簡上良史筆有鴻

右黃初受禪

五馬從東來天地紛如麻亂蛙何公私龍虎方攫拏
中流擊楫人忠憤氣吐霞雙轅晉天子遙遙入黃沙

一部陽秋史千秋志士嗟

右華林問蛙

五胡中原日青衣去不還長嘯視宇宙羯雛出東關
草木非晉兵可笑八公山東山老丞相絲竹何安閑
新亭莫悲淚竹林猶醉顏由來三百年劫運天地間
北窓高臥人清風不可攀

右長江飲馬

東南五十載眼力高皇已分王三百年割據數千里
泥馬渡江日王風猶不死南南北北自北天運而已矣
如何 永曆帝未保衣帶水

右六朝分王

一自周秦漢狂風吹古月陰陽迭消長南北相興歇
于時玉關外來往猶倏忽如何晉天下九土皆淪沒

今時又何日我歌匪風發

右五胡亂夏

大業隋皇帝行宮四十里遂令天下人浪死遼河水
傳聞李家兒晉陽兵已起雷塘月黑夜癡鬼笑不已

右迷樓行樂

邊燧爛如星太原人登城羣雄草間起處處誇雄鳴
誰家日表郎起爭天下衡一舉河朔平再舉關洛清
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兵后來一何遲日望王師征
民方病飢渴飲食化易行赫赫殷周日如可爭光晶
終然詐力界假仁非仁聲誰知二三葉橫海奔長鯨
區區帝範書粉飾欺蒼生黃虞世已降何由見太平

右晉陽起義

除雪報百王攘却通四隣六王風雨後小康貞觀人
雨露皆仁恩金鐵寧假真崑崙有天地繼繼傳聖神
治平保其世淫虐亡其身皇王帝霸後何國無沉淪
不爲非不能一羽與百斤

右貞觀致治

女戎亂人國古來青史聞孰如唐天下妖鬼稱大君
宗支僭魚肉生靈愁溺焚高張告密門羅織忠賢羣
遺臣狄公在淚灑昭陵雲歸來上陽宮五王播清芬

右則天僭號

胡馬入洛陽綠草飛清霜秋宵雨淋曲萬事生暗傷

煌煌祖宗業委之豺虎旁賢臣憶方召舊物悲高光
一心差毫釐千秋隨臭芳寄語梨園子慎勿傳霓裳

右天寶悔禍

太子東留日四海已淪沒靈武帝卽位某年某日月
人言天命屬我謂邦運訖行在萬里外傳禪詔未發

右靈武卽位

唐業昔中衰朝政多散漫皇綱日以頽邦運日以寒
興元一紙書悍夫涕猶瀾忠州老別駕不復立朝端
皇路已傾仄清蹕非和鑾勿謂稂莠孳草蔓圖亦難

右強藩稱亂

郭李任干城韓陸披琅玕駸駸中葉後龍虎相啖殮
還如下峽水倒流無回湍碭山老匹夫虎嘯風生寒
堂堂天可汗不復坐雲端清流付濁河劫運堪一嘆

右賊溫革命

古人論夷夏喻之以冠裳陰陽苟失位日月宜易光
自吾莅中國憂虞如履霜清宵一炷香默默祈上皇
臣本朔野人氈裘而酪漿願生神聖君早主文物鄉
香孩是夕降宋德日隆揚

右唐宗祝聖

夾馬香烟起天中火烏流南陽豪傑士盡是攀龍儔
華南驢背仙拍手歸瀛洲奎躔五星聚濂洛羣賢遊

右宋祖回軍

天子尊無對上皇又加尊方士憑其說迂恠騁談論
周王拜王母漢帝宴上元莫云天有書從古天何言
西風宋家陵寒月吊癡魂

右祥符天書

聖世羣賢儀鳳凰梧桐枝人間化日長域內民風移
徂徠老處士詠之爲歌詩四賢一不肖洋洋被管絲
我願傳是曲後王柯則爲

右慶曆聖德

元凱共堯後賢邪互榮落入者登雲天出者墜淵壑
人君漢唐世孤立無相托無得又無失時憂在藿食

右洛蜀分黨

孔孟後吾道若存若亡然賈董王韓起未障奔流川
世道降如水吾黨散如烟真儒太極翁倡道濂溪邊
風雨秉燭人輩出明人天天不欲治平時君終棄捐
至今長夜界誰探經旨玄

右濂洛闡學

國勢危如髮風雨靖康日雙轅萬里外天子

缺二字質

臨民不以恩事天不以實啜泣嗟何及一人兼三失

至今冬青樹夜雨空蕭瑟

右靖康出城

海上金鰲閣徐翁眼力神泥馬渡江日國事如無津

臨安半壁土非天豈其人大冬風雪中一隅保殘春

崖山一葉舟舊業多悲辛

右臨安定都

沙漠英雄起大畧兼魁姿劫運亦天數人力豈扶持
千年宋社稷未保崖山眉天醉久不醒人間志士悲

右胡元亂統

濠州 聖人作洪基奠盤石皇王傳國寶匹夫猶懷

璧氈裘是汝鄉中原天子真山河一統烈大筆鐫蒼

珉

右洪武勦業

缺月光初落大地山河昏何來一老衲風雨度鬼門

東南有王氣齊黃非禍源中流楚辭曲秋水隔嬋媛

嗚呼天家事千載未敢論

右建文遜位

北轅一何誤國危如水薄刑餘一小豎那堪宗社托

于家老丞相忠憤徒傾藿盤膝坐草中雲端天子落

右正統陷虜

自古會禮家聚訟紛如雲悼園尚云可濮議又何分
誰知典獻號又成張桂羣私親豈並尊鄙夫竟誤

君

右嘉靖追崇

嗷嗷怨萬口眊眊愁萬日積金雖如土未填廬山谷
大廈將傾日誰能支一木 天王本聖明羣奸罪當
族邦運繇是替言之堪痛哭

右萬曆稅礦

八蠻皆通道島夷尙梟音近者侵東藩兵連禍浸淫
東藩我屬國可使亂亡尋先之發援師繼以捐帑金

東方禮義國從此免陸沉千秋感恩曲壇祀朱絃琴

右左海再造

跛奴噉西偏瞎賊闖東隅遂令旁伺者長驅入上都
追思亂之本三案堪一吁蠻觸誰勝負戈戟相縈紆

右東林三案

大盜移人國國亡君誰依乾綱雖在手無由更廓揮
旣不可苟活又不得奮飛 祖宗在天靈無寧吾與
歸

右崇禎殉社

天地大江南亡國姑蘇臺逾旅齊梁後泥馬宋人來
弘光小乾坤 大明安在哉遺民東海東不盡風泉

哀

右弘光延緒

皇恩入骨髓東民髮欲絲長蛇食壇土 宗社朝暮
 移雲雷東出兵敢請不敢期天地而父母臣分永不
 虧神京久陸沉皇路何險巇昭王茅屋祭義起禮無
 疑洞酌薦冽泉侑曲歌黍離東流萬折水暗通壇前
 池陽秋一部書臣拜敢獻規

右禁苑設壇

題崔南陽晟詩卷

崔季明少而攻文詞頗知名於士友間已而喟然
 曰大丈夫取功名安用毛錐遂投筆取武舉歷官
 內外蓋其氣淙涌不欲安於雕篆小技也然而不

能忘情於熟處其弄觚墨常多於執弓矢之日及
 其年益老而官不成棲遑於幕府流落於鄉廬舊
 日飛騰馳驟之習無所用之遂復肆力於詩章凡
 其少日蓬勃之氣老年落拓之恨一於詩發之有
 作殆千百首夫詩者氣也氣之不平者非詩無以
 鳴之季明以詞翰家人文而武武而老老而棄則
 其不平可知是以其言多牢騷悲壯往往有可諷
 無非不平之出也一日袖其卷示余曰子非吾少
 日之友乎知吾之平生者願得子一言而書於卷
 末余受而讀之哀其志之老而不衰又哀之才之

氣之落魄摧殘將不免與虫吟鳥哢並歸於湮沒
之爲可惜遂用其卷中韻書一律於下方而歸之
古木蒼茫西日暉將軍頭白臥荆扉敢言麟閣圖形
晚尙擬龍庭食肉飛舊匣誰憐雄劍在窮廬終以匹
驢歸早知落魄今如此不必儒衣換鐵衣

禮甫小祥日曉臥無寐書懷志感

曰舅謂甥三十年若論人事我宜先似山有氣常無
世如斗爲官竟不天徒有至情兒女哭因成例語友
朋憐心知大會無多日祇是難忘未死前

甲會小真帖次睢陽五老圖韻

堯天舜日老閑閑先後清朝共掛冠已覺舊遊多落
落敢言衰氣尙桓桓蘭亭春色雖云暮菊圃秋容可
保寒白髮蒼顏同也異百年心事澹相看

李汝明占別墅於楊江上流甚有江山之樂一
日書來索詩余雖未嘗一坐於其江亭而景物
之殊絕與寄之幽靜可以隱約矣遂書一律奉

寄

紅塵華髮兩皤皤歸去來兮柰爾何曉枕水聲楊峽
遠晚簾山色廣陵多危檣幾處成孤笑大椀三時發
浩歌倘許故人分一半明朝拔宅泝江波

大雪糧絕戲書四絕

今日朝炊又不烟
惟吾神氣尙超然
此中應有真功果
天上元無火食仙
知爾心非溫飽期
如何溫飽亦無之
三塲及第西臯子
不是真癲卽大癡
禽鳥不鳴林木摧
連宵大雪壓厨灰
忽聞金石歌聲出
知有山妻送酒來
貧家不恨食無餘
但恨貧家不讀書
多讀書時多積食
古人明訓不欺余

又書一律

忽忽流光飛鳥過
支離不死欲如何
書無得力開時少
病不離身臥日多
梅竹清緣全濩落
琴碁苦癖亦消磨
猶餘一分豪情在
酒到微醺輒浩歌

壬辰立春三首

梨花白桃花紅
盈盈開大酒習習來
和風今日如此
明日又如此
太平聖代主人翁
梅子黃時雨
下綠陰已滿地
鳴鳥聲相和
客來不知客去亦不知
頽然白髮何爲者
霜飛如雨九月時
天地爲之蕭瑟
草木爲之離披
杜子感興篇
潘岳悲秋詩
彼固有傷時之感
不遇之悲

何關老子狂而癡

又二首

晨興呵凍寫春詩稽首東皇不我欺芳草小園行坐
日繁陰嘉木嘯歌時黃花酒熟朝醺足白屋燈明夜
讀宜今後不知餘幾歲山翁康濟止於斯
人或稱吾晚福云眼前多有好兒孫由天莫謂時難
得在我宜思業未勤汝輩無心為善士老夫何力起
衰門父兄戒子情之至勿以耄言聽不聞

哭三從弟汝九

彥容

壬辰之年正月日吾弟汝九不起疾西臯老兄哭之

慟死生常理非不達為是君亡有至哀不比等閑生
死別君年十二學我家我兄謂君多美質溫如良玉
澹如水賢祖遺風君不失出為世用用不盡賢侯湖
嶺民皆曰南州薄竄坐微眚何患無辭非我孽內而
孺慕傷其情外而調息違其節歸來閉戶南山下一
病三朔天年闕有子戀戀年未長有母哀哀淚成血
尋常行路尚掩抑一暝如何君不恤君豈不恤死無
知是以長為生者怛來時舊路漢水上素驂悲鳴丹
旄出桃花滿地水東流舊宅琴江春二月青山一片
土三尺君止於斯我慟切嗚呼我慟豈獨為我宗哀

世今無好人物

洪雲紀

章漢

携壺來話醉書一絕漫次却寄

秋山寥廓臥衰翁榮落悲歡事事空
賴有故人携酒至強扶藜杖問園楓

集慶堂賡進

御製

南極仙班隨六星塵蹤如躡九天然

癸巳立春

可笑年年春祝詩今年三百又如之
昏昏只有三時睡兀兀都無百事知
已任呼吾爲大拙不妨從此作全癡
惟餘一二親朋在秋月春花滿滿卮

癸巳春

上行養老宴因

命耆社諸臣各敘

平生製進詩文遂以長篇製進

若有一介臣空疎生於世家家京國舜日堯天逢
聖代雕蟲薄技攻文墨黃鷄秋暮赤龍冬後先蓮桂
芳名坼春風 黼座洗馬臺又策文試因陞六臺垣
講肆已是選况於進此登瀛錄人家舊事人不知尺
疏籲 天情未暴隨吾本分養吾拙杜門窮居因屏
跡燕槎嶺缺亦 天恩峽紱湖符俱 聖渥蟾宮一
枝再送香恩許 清朝綰緋玉由是周流內外班未
效人臣一日責南民告飢歲在壬 王曰往欽羅州

牧微才敢言浙東勞 聖恩方移河內粟煌煌 丹
誥下九天二品居然官命德歸來復 命諫大夫騎
京禁摠皆要職出納因兼 保護任地分清切銀臺
直峩峩豸冠長栢府兩年七入 恩多特風裁言議
更何論逐隊奔走惟筋力遺簪墜履 聖不棄一朝
恩言卿月擢西樓 玉牒拜稽首時際壽星明南極
羣仙鶴髮列如麻羽化何啻登瑤籍 奎章屢降色
璀璨 御饌均頒 恩絡繹風流盛事耆英會古來
唐宋稱香洛爭如壽考周王世一堂言笑 君臣樂
熙熙皞皞康衢月太平萬世歌耕鑿 天顏咫尺承

命退畧敘平生述不作 正憲大夫行龍驤衛副司直
臣俞彥述七十一歲製進

次金同敦寧 時教 叅養老宴後寄示韻

化旭初昇香霧籠紫衣傳唱九門崇莫言醉飽三朝
止須信謳謠八域同瑞雪幾年頭戴白 恩花是日
面添紅輕陰欲送知時雨粒我天應示屢豐

族姪 漢東 輓

一樹風來花亂飛青山又復送君歸君歸豈識人間
事祇使餘生淚滿衣

任陽城 冤周 輓

殘年觸物動傷神又是秋風葬故人萬事閱來真大

笑一官歸後亦長貧青雲疾足堂堂子白雪高歌兀
兀身先後九原常理是團圓兄弟奉雙親

耆社 動駕後賡進 御製韻

太陽中天兮星在于前寶算無疆兮邦錄永縣臣拜
作歌兮此慶年年

耆社 進饌後賡進 御製韻

花甲重逢舊已蓮子復進新粥

松湖集卷之三

松湖集卷之四

疏

辭持平疏

伏以臣庸愚湍劣最居人下而家貧干祿濫通朝籍
雖在閑司漫局尙懼不稱不意茲者誤 恩遽加栢
府新 命出於千萬夢想之外臣聞命驚惶不知所
以容措竊念臺閣之職爲任最重上之匡輔 主德
論執時政下之糾察官邪恢張公道皆其職耳雖使
通達識務剛方敢言之人居之猶懼不能盡其職以
副上下之望豈可使如臣新進駑下之流冒居重任

松湖集 卷四
進而有未信之嫌退而召負乘之誚冀免罪咎之不暇况望進盡忠言以補袞職乎見今上下否障言路杜塞未聞有出一言論一事爲 宗社深憂長慮者此固任臺閣者之罪而使臺閣而若此者臣未知厥咎安在此皆 殿下傲然自聖輕視臣僚少有違拂輒加摧折惟其言莫予違使不敢開口自 臨御以後非常之過舉非止一二而無一人犯顏匡救如古牽衣折檻者大官逢迎承順小官消沮退縮惟以姑息彌縫爲主循是以往 殿下雖有亡國之舉誰肯捨性命爲 殿下言之哉如臣者則學蔑識淺此時

此任萬無堪承之望而且臣素以積病之人近添感傷之證舊痾新恙一時交劇尤無奔走供職之勢雖欲苟貪榮寵抗顏承受其勢末由茲於 天牌之下不敢坐違隨詣陳章自外徑歸臣罪至此益無所逃伏乞 聖慈察臣由中之懇非出飾讓之例套特命遞臣之職治臣之罪使朝廷無謬舉之失小臣免冒進之譏千萬幸甚

被推後辭諫職疏

伏以無狀如臣濫承 恩遇忝居言職前後非一而迄無絲毫之補徒積愧懼之忱薇垣新 命遽下於

夢寐之外臣誠驚惶踉蹌不省攸措在臣分義惟當感激趨承奔走不暇而念臣頃忝諫職以不發逆嗇孥籍之 啓被論於儒臣至蒙譴罷之 典至今慚惶無地自容噫亂賊何代無之而陰凶妖惡未有如嗇之比者則凡有血氣者孰不欲食其肉寢其皮而臣雖無狀亦有秉彜豈全昧沐浴之義哉夫嗇之窮凶情節固已狼藉於自服之招而其綢繆往來之肯綮則專在於斗齡臣之入侍 帳殿在於斗齡就捕訊問之初日端緒時未盡露故臣意則以爲旣未與憲府俱發於承款徑斃之初則姑觀數日俟其情形

之益露而論啓猶爲未晚果於其日未及發啓矣不意儒臣徑先請罪據理論責有若臣昧於討逆之義不發當發之 啓者然人之不諒一至於此哉臣旣身爲諫臣以緩於治逆被論於論思之臣則臺端一步便是自畫之地雖欲貪戀 榮寵抗顏冒出其勢末由且臣素患痰癖風眩之證越添於連日叅鞫之餘見方肩背疼痛不能屈伸精神眩轉殆不省事雖非情勢只此病狀已難供職向違 恩召恭俟誅譴只推之 命出於意外旋以鞫坐 天牌下降沐浴義重他不暇顧冒沒出肅黽勉叅鞫亦已有日而鞫

事既罷則勢難仍冒今以 賓對召牌復臨而區區
廉義有難放倒茲敢隨詣 禁局之外更陳未徹之
章伏乞 聖明亟削臣職因治臣違慢之罪以肅朝
綱以安賤分焉臣無任屏營之至

乞遞諫職兼論銓官疏

伏以臣言議拙訥情勢危蹙本不合於冒居言地而
向迫 嚴命他不暇顧旋值盛禮未敢言私黽勉供
職以至今日而夤緣倖會冒沒久蹲實非臣義之所
敢安也且臣素以積病之人近添感傷之證痰眩風
痺種種危惡委頓床茲生意都盡陳力就列斷無其

望今以叅扈從班 天牌下降而反覆揣量無計承
膺茲敢隨詣陳章自外徑還臣罪至此尤無所逃伏
乞 聖明削臣之職治臣之罪以警具僚以安私分
焉臣方乞免不宜瀆陳他事而既有區區所懷敢此
附陳惟 聖明採納焉噫國家官方孰不爲重而至
於銓任其責尤別蓋當此人心日陷世道益下之時
其平物情破朋私之道惟在於銓曹前後 聖明之
屢勤簡拔一例委任者良以此也而近來政注之間
私意橫流清塗極選不顧友婿之嫌而任自通擬關
東選邑爲其堂叔之親而假手差除公議莫不駭笑

大臣斥其肆然而若不聞覩訖無自處進退激揚之地先自喪其廉耻如此臣謂亟加 譴罰俾自知警斷不可已也守令之殘虐生民誠不無其弊而近來人心不古頑民之謀陷地主者亦多有之載寧民人等之千百爲羣號哭於營門者誠一世道之變惟本事臣亦不得詳聞而要之官非虐吏則民是亂民也聞其查治之際廉姓兩班家婦女慘被吏卒之毆打不勝其憤投水而死此則事關人命所係尤重其在懲虐吏礪頑民之道不可無一番嚴覈平山地麒麟驛村殺夫之變情節不啻狼藉奸夫旣已直招而因其變辭不加究覈遂使莫重綱常之變尙未成獄事之寒心莫此爲甚臣謂兩邑守令及前後覆檢官不可不拿問嚴處而別遣御史按覈事情實爲得宜也臣無任屏營之至

請洗滌壬寅誣案疏

伏以亂賊何代無之而逾獄之頻起未有若 殿下之世邇來數十年之間未嘗有爲探本之論者臣常慨然于中矣蓋壬寅之誣案義理不明而有戊申之逾變戊申之逾變懲討不嚴而又有近日之鞠獄旣有根柢自不得不生出種子其勢固然矣夫壬寅之

獄既是誣案則凡在案中者勿論輕重貴賤一並昭
晰而後義理可以大明而前後反仍無常區別多端
有若一種疑晦之端尙在其中者然以致人心誑惑
凶徒接跡鞫獄無歲不出逾賊無處不起至於昨冬
凶逾而極矣臣嘗聞先正臣李珥嘗陳四十餘劄並
雪乙巳僞籍武定寶鑑所附之人然後一時之疑晦
始明百世之公議乃定其時僞籍中人亦豈無輕重
之別罪名之殊而先正之意蓋以爲既是誣案則不
可以或申或否半白半黑必終始力爭一並洗滌而
後已夫是之故其後亦有賢邪之互爭宵小之交誣

而更不敢以僞勲一事爲藉口之端者今此壬寅誣
案亦當依此例一並洗滌然後義理可明世道可正
而凶逾之徒可以自息矣苟不如是而徒治其末則
雖年年設鞫日日正法必當隨治隨生無有了當之
期矣臣請壬寅誣案中人無論輕重大小並加申雪
斷不可已也顧今可憂之事非止一二 君德之不
匡也 國計之不講也 朝著之不靖也言路之不
開也民憂之不紓也士氣之不振也何莫非目前時
急之務而其爲可言者猶不如泝本源明義理之爲
重故臣敢冒死而言之伏願 聖明勿以人廢而留

神裁察焉臣無任屏營之至

嚴教後乞免諫職疏

伏以臣猥以庸陋忝居言地不諒愚賤妄進瞽言自速重誅前後所被 嚴教罔非人臣之所不忍聞而區區自引之章亦未蒙一字之 批臣衷情崩迫自暴無路徊徨踖躅如無所歸雖在閑司漫職實無抗顏旨出之勢而向忝太常之 除始因試牌之嚴急不得已出肅旋以典 祀之體重又不免趨承而尙且仰愧俯慚靡所容措不意茲者新 命又下千萬夢寐之外不知 聖明何取於有罪無狀之一愚臣

而誤 恩之荐疊一至於此哉臣誠驚惶震越未知死所在臣分義惟宜感激趨走之不暇而第念臣雖無似其職則臺閣臺臣陳疏無 批還給實是曾所未有之事 殿下近或行之而要非盛世之美事臣固不足恤獨不念輕臺閣杜言路之爲日後無窮之弊耶緣臣無狀上而爲累於 聖德下而貽羞於臺閣此其爲罪又不但不量進言自取顛沛而已今若有 除輒膺自同無故則在臣固爲光寵而其於辱名器而羞朝廷何哉臣之情勢固已萬萬惶蹙而涯分旣溢疾病又乘素患痰癖之證添傷於換節之際

寒邪外襲氣血內傷諸般證形種種危惡爾然就席
生意都盡陳力就列斷無其望今以署坐 天牌下
降而反復揣量無計進身茲敢走伏 闕下陳章哀
籲伏乞 聖明削臣之職治臣之罪以警具僚以安
私分焉臣無任屏營之至

因 嚴旨辭宮官疏

伏以臣才學鹵莽知識淺短本不合於胄筵勸講之
任而只緣感激 恩數冒沒承膺黽勉供職今已累
月居恒愧懼若墮淵谷今以繼講冊之不卽陳稟
聖教截嚴至有如此而將勸講元良乎之 教臣誠

瞿然慚惶不知置身之所臣取考院中故事則進講
冊畢講之日卽請溫繹間頃稟繼講之冊節次規例
載在日記近或以 筵中特教有臨畢講議定之事
而未畢講前元無自下陳稟之規故臣與僚員相議
欲待畢講後依例稟定矣今承責 教臣之稽緩之
失著矣其何敢諉以前例而自安於心乎至於書筵
頃稟蓋近來書筵之不拘停朝市新有定式而此則
以曾經輔養官之故臣只念其事體之似當有別而
未行相見禮一節則全未覺得一遵舊例率爾稟達
致有此重推之 命以此以彼莫非臣昏謬不察之

致其何敢晏然仍冒於職次乎茲敢投進短章徑出禁門伏乞 聖明亟命鑄削臣職仍治臣擅離之罪以肅朝綱不勝幸甚

辭諫職兼陳勉戒書

伏以臣於待罪下邑之日伏奉薇垣 除旨治任將發之際伏聞 國有盛舉必欲及叅於班行倉皇登道計日趨程行到中路宿患痰眩之證添劇於連日撼頓之餘痰鬱火升因成吐衄失血之多殆至數升偃臥旅邸昏不省事數日調將僅尋生路擔舁作行寸寸前進日昨始爲來伏私次而卽今精神筋力實

無一分供仕之勢且臣疾病之外亦有情勢之難強者臣於向來忝居諫職妄主大論而忱誠淺薄言議拙訥使千古君臣之大義至今半明而半晦於是乎向之陰救而潛護者遂敢明言而顯訟忠賢之目至登於章奏之間觀其俯仰而果有停論之人繼之矣夫懲討之義至重且嚴決不可兩是雙非彼若爲是則臣當有罪得免誅譴亦云幸矣官職去就尙何服論人臣事君自有所秉之義理義理不伸而猶且冒進則亦何所不至哉臣見近日朝臣始則皆以義理自守及承一 嚴旨一 恩命則更不敢以私義爲

言卒不免爛漫而同歸官爵固好義理亦豈可放倒耶臣實病之臣實悶之 園陵動駕只隔一宵而情病如此末由趨叅於陪扈之列 天牌之下未免坐違臣罪萬死臣既不以臺官自處而竊有區區所懷敢此附陳伏願 邸下留神而採納焉帝王之治必先問學而問學之要惟在力行夫所謂力行者即真知實踐親切下工無容一毫虛假之謂也苟不力行而徒事口耳則雖逐日講討長時誦讀孜孜矻矻夜以繼日其穆穆之儀洋洋之聲適足爲瞻聆之美而已非所謂學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爲學工

夫不出乎知行自非生知則知之亦豈不難而惟其行之爲尤難故曰非知之艱臣嘗忝登 离筵伏覩邸下 睿質夙成天姿卓異知之之難非所可慮而但未知幽獨之地燕閑之中其所以行之者果能自力而無自歉自愧之端耶噫聖賢謨訓昭載方冊則曰予當體念而攷其實則未嘗體念臣僚箴警日騰章牘則曰予當加勉而迹其事則未嘗加勉此誠古今人辟之通患也伏願 邸下懋哉懋哉知則必行行則必力聞一善則曰予未有此予當自勉必有其善而後已聞一不善則曰予雖無此不可不念亦必

無其不善而後已幽暗之中勿生欺隱之心紛華之
際益篤誠實之工不言則已有言則常顧其行無事
則已有事則必務其實勿以留念加意等例批只作
應文塞責之資也古語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治
非三代則苟夫堯舜三代雖似高遠難及而行之則
是何遽不若伏願 邸下念茲在茲必以堯舜三代
爲期非堯舜非三代則勿爲也我 聖上嘗以一箇
實字貽我 邸下作爲燕謨想其家庭之間拳拳服
膺必不待外臣之加勉而臣之自外入來適當初政
之日不勝耿耿之愚忠敢以力行二字奉獻伏願

邸下勿以人廢言臣無任屏營之至

館錄後辨趙明履誣辱仍辭諫職書

伏以臣才智魯下言議異懦清朝耳目之任本無堪
承之望其所當去不但區區自守之義而已前後
恩除之下一例違逋冥然頑然如不知 天威之爲
可畏臣分之爲未安者然此豈臣之樂爲者哉蓋亦
情窮勢蹙迫於不得已而然也不意今者忽地誣辱
出於朋輩相往來之間此亦由於臣之當去不去低
回顧戀之致也無非自取尚誰咎哉臣家居窮巷罕
接外人晚始得聞日昨館錄會圈時公坐中有舉臣

名而爲言者則副提學臣趙明履以爲臣家兩世三人出於己卯科獄之招文案現在云云而傍有同聲疵毀者云人家先世事明履何以明知的聞而發言於稠坐中若是容易也其所謂現在之文案果有所目見而如是質言無難耶念臣地望不如人風采不如人才學亦不如人苟欲沮其進塗則不患無辭何必辱其父祖以累其子孫耶其意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深錮永棄也耶人心世道真有不可測者也臣之亡父臣復基季父臣宅基嘗被人誣告入於己卯科獄幸賴我 聖祖至明至仁之德得以白脫其時

獄案具在非可誣也明履所云似指此事而不知聖祖處分之外又有所謂別般文案人所不知而明履所獨知者耶臣若拘於細嫌一不陳暴於 天日之下則是臣父之冤旣白於生前而復晦於身後也地下之目將不瞑而 君父之前有冤莫暴則臣亦有自外之罪矣茲敢冒萬死泣血而陳之伏乞 離明垂察焉夫所謂己卯科獄卽己卯年增廣大科會試之獄也臣父兄弟初不得叅於初試不叅初試而圖占會試其果成說乎憲吏閱時俊爲名者卽臣祖父臣命一之舊僚也臣父兄弟惡其爲人奸毒嘗因

事重杖而斥逐之使不得接迹於門庭其含怨次骨必欲中毒於臣家者蓋有日矣及當科獄時後以換封用奸之人累受刑杖臨死亂招告以不但今番科事丙子小科之榜亦有此事云云誣引臣父兄弟及其他兩三人蓋臣父兄弟皆得參於丙子小科故也已卯之獄追引不問之丙子科事其挾憾逞毒之狀人誰不知既出其招臣父兄弟於是乎不免置對一經查問事皆脫空其誣告情狀畢露無餘而受罪臣家含恨構誣之意並皆一一自服此則其時查案昭昭現在可按而知也及其 筵稟蒙放也伊時獄官

有以爲某等既已白脫今無可論而身爲士子既罹此獄似有停舉警飭之道云爾則其時右議政臣李世白以爲士子之入於此獄已是不幸既已白脫停舉雖是儒罰何可加之於無罪之人云云 聖祖下教以爲相臣所達是矣特 命放送此則有其時政院日記亦可一閱而知也既經昭晰之後同時橫罹之人率皆復爲應舉親知朋友亦多以從衆之意來勸臣父者而臣父歎身命之奇窮慨世道之危險閉門十年不接外人自廢以終其身臣父自處之義又如是介潔而緣臣不肖歲久之後有此誣辱之言臣

誠崩心痛骨寧欲無訛且明履所謂兩世三人蓋指
臣祖父及臣父兄弟而言也臣祖父之喪逝在於庚
午三月庚午之於丙子爲七年於己卯爲十年矣十
年前身故之人果可出於十年後之獄招乎臣祖父
嘗登辛酉文科官至府尹登科官通政之人亦可入
於科獄乎卽此一節而其白地橫誣之狀可知也前
後事實不過如斯臣豈忍爲一毫漫辭溢語於其間
上以瞞 君父下以欺亡父亡祖於地下哉明履雖
急於沮人若知年條事實之若是爽誤則必不敢倡
言於公會無所留難一至於此想亦未詳臣家本事

而然矣未詳人家本事而勒爲之說如此言之者雖
似容易當之者豈不冤酷哉人皆有父祖胡寧忍是
人之立身意在顯揚而臣獨不孝無狀不能守先臣
自廢之志不諒人心妄行世路畢竟罔測之誣辱至
及於旣骨之父祖痛冤崩迫直欲滅死而不可得也
旣無可移之孝又何藉手而事君哉况臣所帶諫職
亦非冗官漫職之比果如明履之言則其不可一日
冒居視之若相當應授之職也明矣茲敢不避煩猥
瀝血哀籲伏乞 高明察臣痛迫之私憐臣冤苦之
情特 令永刊朝籍歸死丘墓因治臣瀆撓清嚴之

罪以肅朝綱以快人心焉臣無任屏營之至

辭執義仍論省鞫書

伏以臣情地危蹙疾病沉痼臺省一步自畫有素顧此栢府新命實無堪承之望而適當省鞫有命聖教截嚴怵分畏義黽勉出肅而夤緣幸會冒沒躡居實非私義之所敢出也今因賓對召牌下降而反復揣量承膺無計隨詣陳章自外徑歸臣罪至此尤無所逃伏乞 離明削臣之職治臣之罪以警具僚以安私分焉臣以叅鞫臺臣預聞獄情竊有所懷敢此附陳近來人心陷溺變恠層出至於今番省鞫

之變而極矣元犯則今雖正法其母目見其子凶穉罔測之變苟有一分人心則固當驚駭慘痛之不暇而反生符同掩諱之計潛囑其子稱曰義父云云欲護其子千古所無之罪惡其情狀之凶慝心術之陰慘比諸其子殆無異同臣謂正法罪人金伊道里母今丹令本道各別嚴刑勿限年絕島定配斷不可已也臣無任屏營之至

辭大司諫疏

伏以臣以至愚極陋濫被 洪造歷職內外非止一再而動輒顛沛無一報稱居恒愧懼靡所容措昨年

南邑之 除出於 特簡恩教懇惻有足以泣鬼神者臣受任以來非不欲竭誠奉職而才力短拙財穀蕩竭闔境民命萬無濟活之望幸蒙 聖上特推子惠之恩既令移粟於絕海又許通糶於旁邑竟使環一州十萬生靈得免填壑之患此皆 君靈攸濟夫豈臣力所及不意以聞者過先之以 璽書之褒繼而有陞資之典有若臣真有可紀之功者然至今慚惶實不知置身之所也迺者內移有 命諫省 除旨繼降於千萬夢想之外不知 聖明奚取於臣而誤恩之荐加一至此哉命德之階固不可無功濫冒

而况此薇垣長席地望自別尤非如臣庸陋所可堪承今若受以爲榮視同固有則臣固無耻人將謂何且臣本以癯孱之質又當衰邁之年三年南土傷於風氣瘁於積務形神筋力非復往日所存者只一空殼而已素患風眩之候痰癖之證乘時闖發種種危惡最是氣血耗竭視聽俱衰字畫之稍細者當畫而不辨語音之微低者對面而聽瑩雖在閑漫職司不可廢耳目而爲官矧茲言責重任豈容強聾瞽而尸職哉急於歸死擔舁寸進今始來伏私次而長路撼頓諸證越添委頓床茲無計蠢動雖微情勢只此病

狀已難供職茲敢披瀝肝血疾聲哀籲伏乞 聖明
特加 諒察收還臣新授資級鑄削臣所帶職名俾
名器無濫私分獲安千萬幸甚

辭都承旨疏

伏以臣庸愚鈍拙百無一能濫被 洪造位躋宰列
居恒惶惕若隕淵谷迺者知申特 除之命出於騎
省待罪之際臣且感且惶誠不知置身之所也夫銀
臺長席地望自別決非如臣駑劣所可堪承嚴畏分
義冒沒出肅而因仍蹲盲實非私義之所敢出也且
臣受氣孱薄積病虛羸忽自數年來兩耳失聰語音

之稍低者對面而聽瑩雖私室尋常言語輒不免借
聽於傍人若於咫尺前席質問無所伸紙握筆左右
視而恟怍則其爲惶恐悶蹙豈但在於臣之一身而
已哉至若腳病之難於疾趨痰癖之不時衝眩非不
種種深重而此則尙屬一分可強不敢縷陳以煩
天聽只此聾聵之證雖欲黽勉供職實是行不得之
事反復思惟只有一遞爲公私兩便之道情苟可已
則當此湯劑日三進御之時身在保護之列豈敢爲
求免之計哉連值清齋呼籲無路今始露章自列伏
乞 聖明察臣至懇非出飾讓 特命鑄遞臣職因

治臣瀆撓之罪以肅朝綱以安私分焉臣無任屏營
之至

大司憲時陳戒疏

伏以臣之卽今情病不敢以言官自居而目見我
殿下非常之處分不勝萬萬焦迫之情冒死陳章畧
貢愚忠伏願 聖明垂察焉嗚呼 殿下何爲而有
此無前之舉耶常進之湯劑歷日不御 聖躬之傷
損必多求對之臣僚一並斥退羣情之抑鬱轉甚以
至舊邸經宿返 蹕無期上下之情志阻隔中外之
景色愁絕何 殿下不念鎮安之道而作此過中之

舉耶我 聖上五十年苦心滿庭諸臣不能仰體致
此 淵衷之激惱此莫非諸臣之罪也諸臣之有罪
者只當以其罪罪之而已何必過加煩惱輾轉層激
至此之極也事應旣已我則如故昔賢旣云易發難
制惟怒爲甚古聖攸戒伏願 聖明克恢轉圜之量
卽降回 鑾之命以慰舉國臣民之望焉臣於昨日
宜隨大臣三司之後守閣求對準請爲期而本來情
勢之外猝患關格之證喘喘垂絕僵臥不省達宵焦
灼而已今始收拾精魂擔舁進伏而叩閣登 筵萬
無其望茲敢倩人構疏冒控 宸嚴伏乞 聖明察

臣憂愛之忱治臣瀆撓之罪以光聖德以肅朝綱焉
臣無任屏營之至

辭大司憲仍勉 君德疏

伏以臣衰頹老朽又兼重聽之證其不合臺職之狀
非但通朝之所共悉抑亦 聖鑑之所俯燭今此憲
長之 除何爲而又及於臣身也恟怛踉蹌誠不知
置身之所也 恩命之下宜卽趨承之不暇而疾病
旣無以自力情勢又有所難安者臣伏見日前所下
傳教以年六十七之人備擬於臺望至有銓官重
推之 命臣之賤齒恰滿七十則當此新通林立之

日勅墨未乾而必以癯殘垂死之人突然檢擬於風
憲之長者抑何意也如臣疲劣宜其無所顧忌而獨
不念 聖教之爲重耶臣竊爲之慨然彼旣苟充而
排擬臣若冒出而承當則心實自愧人將謂何茲陳
自劾之章敢申必遞之義伏乞 聖明特降鑄遞之
命以重臺憲以安私分焉臣固不敢以臺官自居而
適於目下事有區區憂慨之忱敢此附陳人臣事君
分義固至重而士夫持身廉隅亦不輕金相翊徐命
膺之向來所遭臺言其虛實輕重臣未知如何而要
之其遣辭則皆慘刻當之者之必欲一伸於文衡之

任藩宣之寄者其在廉義烏可已也今乃過加督迫終使忘廉冒當而後已義分則可謂快伸而廉防則未免放倒此豈細故也哉若此不已臣恐從今以後被論於人者更無自引之路四維不張將何以爲國哉伏願 聖上繼自今凡於使臣之際必先禮待而後威令以養清朝廉耻之風焉臣無任屏營之至

啓辭

丙寅三司合啓

司諫時○副提學尹汲持平閔百祥正言安允行修撰黃景源

聯名

倡戊申逆亂者卽辛壬羣凶而就辛壬羣凶中又論

其魁則泰耆是已噫嘻泰耆之罪可勝言哉我 殿下自在潛邸泰耆陰懷畏忌必欲危逼劫出冒嫌二字釀成無限禍根及夫 儲位已定則先之以賊輝之疏繼之以申救之劄獎以赤忱畧無顧憚代理有命則不有臺啓突然進身不由政院闖入北門其闇密之跡放肆之罪實有浮於自點之熙仁虎龍之變上則敢陳毋究梁獄之說欲置 殿下於罔測之地終始主張而鍛鍊惟恐誣獄之不成白望之招出則其三種指告渠爲首罪而乃反諉之以死中求生之言霎時引入恬然按獄何其無忌憚之甚也蓋泰

者之前後凶言一轉而為鳳輝之疏再轉而為一鏡之教文三轉而為戊申諸賊之詬天罵日即此而言之泰者乃辛壬羣凶之巨魁戊申諸賊之倡首也使國家無討逆之典則已討逆而捨泰者寧有是理只令王章畧行於鏡虎麟夢之屬而彼泰者則生而首領獲全死而官秩自如前後合辭累發累格亂賊無所懲畏人心轉益抑鬱請故領議政趙泰者追奪官爵

第二啓

辛丑建 儲卽我 景廟體 肅考之遺意承 慈

聖之明命以正億萬年無疆之基者也彼鳳輝之敢懷不滿汲汲投疏恣意敲撼抑何心腸 手書面授處分光明而乃謂之忙急草率使令催督 宗社有托八域同歡而乃謂之人心疑惑久而靡定至若無人臣禮四字是漢御史劾廢立之語而驀地插入指意叵測至於 景廟之終無嗣續此實中外之所共憂遑者則渠豈獨不知而乃以顛望螽斯為言必欲以建 儲之舉歸之於輕遽之科其心所在路人亦知此實諱疾之論所由始麟亮之謀所由發也其所謂成命已下無容更議云者尤極陰慘蓋恨其未及

沮敗怏怏愠懟之意溢於言表噫嘻痛矣辛壬羣凶
同一逾腸而其直下手最易見者莫如鳳輝戊申諸
賊終至射天而其作前茅爲嚆矢者亦惟鳳輝乙巳
薄竄 王章未伸丁未復秩輿憤愈激今不可不追
施典刑以洩神人之憤請故左議政柳鳳輝追奪官
爵

第三啓

國家不幸有辛壬有戊申其間凶逾之徒不爲不多
而若論其大包藏至陰譎辨之不可不明討之不可
不嚴則莫光佐若也蓋自丙申 處分積懷忿懟及

至辛壬得志陰主凶謀敢於代理 命下之日肆然
以國必亡無臣節之說咆哮 朝堂夫代理之舉自
有 先朝舊典則 殿下之黽勉奉承卽 景廟當
日之心也諸臣之將順 成命亦丁酉諸臣之意也
其所謂國必亡無臣節之語豈不萬萬凶悖哉其凶
肚逾腸固已彰露無餘賊虎變書專出於謀危 聖
躬而畧無驚動極意鍛鍊以爲漸次延及之計其綢
繆粧出之狀盡露於白望之招及至一鏡被鞞之日
強爲虎龍絕痛之說虎龍其但絕痛而已乎且旣知
其絕痛則何不請討於上變之時而始言之於真賊

盡露窩窟將破之日乎賊鏡教文逆節旣著而不惟
不討擢擬本兵有若償功酬勞者然獎李潛之凶言
比之茂陵者亦出賊鏡之教文而渠又沿襲至請褒
贈光佐一鏡之同一心腸此亦可見及夫丁未再入
悉復誣獄至以建儲代理還置逾案以實賊虎誣
告之辭渠何敢復爲主張於賊虎伏法之後若是其
放肆乎且其所汲引者泰徵思晟明彥益寬有翼之
徒而戊申稱亂者皆非別人至於甲辰大漸時渠
在藥院秘諱證患改稱藥名以爲維賢麟佐藉口
之資槩其十年之間經營排布者罔非凶國之謀畢

竟釀出滔天之禍幾使宗國覆亡非但辛壬之元
惡實爲戊申之巨魁其罪犯如此而特以糾結隱伏
籠罩眩惑之故雖以殿下之明聖亦無以悉燭其
奸凶之實狀是所謂辨之不可不明討之不可不嚴
者也顯戮未行陰誅先加神人共憤輿情愈鬱請故
領議政李光佐追奪官爵

第四啓

辛壬羣凶之以凶言悖說形諸文字者一鏡爲最而
泰億所撰教文中半夜憑几之語其指意之陰慘與
一鏡之言相表裏至於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等說乃

本朝集 卷四
唐朝閹宦擁立昏辟之事而肆然比擬無所顧忌只此八字足可爲泰億之斷案且以一鏡教文事論之其時泰億方帶文衡凡館閣應製之文必經勘於文衡然後乃用者例也而蹠血行盃等語視爲當然畧不驚動一任其謄諸紙墨播之中外借曰不出其手實與自製無異渠雖卒剗有嫌之說欲爲自拔之計而沙丘二字既使刪去則其爛漫商確之跡掩遮不得矣初既不令改之又不卽聲罪致討乃欲以遁辭自解於一鏡伏法之日其誰欺乎當日失刑已鬱神人之憤而至今官秩自在其可謂國有法乎請故左

議政趙泰億追奪官爵

第五啓

辛壬誣獄卽千古史牒之所無而終始主之者錫恒也使其意只在於戕殺善類卽其罪已不容於嚴誅况其排布鍛鍊專出於謀危 聖躬至深至巧極凶極僭至今思之膽墜心寒噫封典準請先來纔到而賊虎之變書果上一如白望之招則其粧出之跡昭然難掩書旣上而 殿下至欲辭位凡爲臣子者孰不驚心痛骨而彼錫恒少無爲 殿下伸暴之意乃以語犯 東宮勿書爲請夫語犯 東宮何等大逆

而不爲沫血請討只請勿書其心所在灼然可知所謂勿書云者外若顧藉而實欲置 殿下於黯黹難明之地與秦者不問梁獄之言同一凶心移鞫之請意實叵測羅織之慘延及三年及夫誣獄旣成必請賊虎之錄勲而張大其事必欲奏聞於彼中而借勢脅持蓋以排布之旣密自恃凶謀之必售而不知有殿下故也卽此按獄一事萬剛猶有餘罪至若代理命下之初錫恒之先入標信之輕下可見其締結綢繆表裏和應而乃又緩治儉獄以致次第徑斃使盤問路絕奸情莫究噫其痛矣且以代理比之傳禪者

語意尤極陰慘世良陰移天位之說賊鏡冀顯莽操之日皆從錫恒此意演出者也究厥罪惡可謂貫盈而天網太恢 王法未伸暫行追削旋又撓奪將何以洩輿憤而懲亂賊哉請故左議政崔錫恒追奪官爵

避嫌啓

持平閔百祥正
言安允行聯名

臣等情勢危蹙踪地艱疏本不宜冒居臺次而沐浴義重他不暇顧冒沒出肅敢以一國公共之議始發合辭請討之 啓此實神人之所共憤而 王法之不容緩者也今承 聖教乃以靜攝中瀆撓有若不

量輕重徑先發論者然臣等竊不勝兢惶悚慄之至
聖候攝養之際非不知煩瀆之爲未安而大小公事
既命依前出納至於都目大政亦且舉行則况此
臣等秉執之義所關至大比之凡干機務不啻較重
此臣等所以相率請討不容留時引日者也至於兩
儒臣一作憲臣之或托親病之危重或稱墳山之崩坼
知幾橫走巧事規避究厥情態萬萬駭痛且楛益寬
復官時承宣混捧傳旨之罪尤極放肆無嚴身爲
臺諫者豈不欲嚴辭痛論以懲其罪而願以大論當
前事有先後故姑不論列亦以并瀆於此時爲懼矣

今此聖教之下臣等當論不論之失著矣其何可
晏然仍冒於職次乎請命遞斥臣等之職

大司諫時陳戒所懷

臣衰頹庸陋固不敢以言責自任而逃違之餘復登
文陛愚衷耿耿自有不能已者敢此仰達臣伏觀
殿下寶算彌高聖志愈篤比年以來益自奮勵政
令舉措之聳動耳目者指不勝屈臣待罪下邑每一
承聞未嘗不欽仰讚歎益信大聖人志氣之不衰
也第於近日事竊不能無區區憂慨者向來八儒臣
兩試官之一時竄謫今已事過其所坐之輕重處

分當否固不必提論於日久之後而迸逐未幾旋
命宥還則罪犯之不至深重亦可推知且於八儒臣
放還傳教中至有不可裕昆之語既以不可裕昆
爲教則其爲處分之過中竊想聖明亦有所悔
悟矣改過之速人孰不欽歎哉古語曰人孰無過改
之爲貴臣則以爲改過之貴猶不如初無可改之過
之爲尤貴也先儒有言曰七情之中惟怒難制每當
可怒之事審量而發則自無過差威怒之發固難中
節而苟於怒時先自審量其可怒不可怒而施之於
物則自無過中之慮矣伏願聖上繼自今凡於威

怒之際益加聖工克臻聖而益聖無過可改之境
是臣區區之望也

箋文

正宗統陳賀箋文

丕基受先王之托方撫洪休神孫繼聖子之
宗聿覩盛舉禮成之日賀騰于天恭惟主上殿下
百世本支四紀臨御自從周文子之繼逝每念宗祧
之靡依及當漢令孫之夙成益軫統序之傳重茲當
邦禮之載正果致輿情之胥歡伏念臣恩重分符才
慚製錦千里跡滯鸕班縱阻於五更一日禮行鴻基

永祝於萬歲

大殿誕日箋文

聖算已躋於八耄方撫洪休令節重回於千秋聿覩
盛禮百僚齊賀八方同歡恭惟 主上殿下德享
天四紀臨展常軫艱大之責心豈安於重宸每念劬
勞之恩顏不怡於是日茲附進金鑑之義益仰調玉
燭之治伏念臣誠切傾葵跡遠分竹小臣拜獻南山
壽縱阻嵩呼之班大電夢繞北斗樞庶殫華祝之悃
冬至箋文

景命自天方切祝萬年之悃微陽出地聿覩復七日

之休律動葭灰春添莫陞恭惟 主上殿下大德得
壽小心圖治知天位似安而實危樂未遑於固有謂
陽德易消而難長戒常軫於初生茲當日南至之辰
采切星北拱之念伏念臣芻牧任重葵藿誠深 聖
壽遙獻於靈春縱阻漢庭起居之列歸夢屢繞於清
禁庶殫堯封祝願之忱

耆社 賜樂宣醞後謝箋文

北宸稱觴展微誠於愛日西樓宣醞霈盛渥於自天
及君之餘飽我以德伏念臣蹈舞壽域歌詠聖治頌
箕疇九五福遐齡錫汝保汝際堯衢半百載至化生

於老於何圖法殿獻壽之辰繼有靈閣錫宴之命御
厨分八珍之味寵則別於耆英樂府送九成之音命
又宣於近侍十封之仙醪共醉莫非殊恩一聯之宸
藻誕頒尤出常格幸逢千載之會獲成一日之懽茲
盖伏遇 主上殿下景福無疆大德必得周宮之簋
載設八域頌善養之仁幽野之觥是稱萬姓切咸戴
之願遂令鴛質亦被鴻私臣敢不拜稽知恩隕結圖
報樂洽湛露敢忘惠養之恩誠切傾陽倍激善禱之
思

松湖集卷之四

